菊坡叢話

菊坡叢話卷之十九

戲謔類

曾魯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甚高而精力不衰不請致仕而臺諫亦無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為不可因作詩嘲之有老鳳池邊蹲不去餓烏臺上禁無聲之句魯公聞之即請致仕而去　言行錄

昔有郭忠恕善戲謔嘗與聶崇義會以聶字嘲之曰近貴全為聵攀龍即是聾雖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聰崇義亦擬於戲謔乃以二字觧嘲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又蔡襄嘲陳亞云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即應曰蔡襄無口便成衰近時呂擯與謝暉亦以名相嘲云呂擯無才終入擯呂應

曰謝暉不日便充軍呂謝因而爨起争端是知戲謔不可不謹至於為虐可以為戒　夷堅志

歐公歸田録云張齊賢體肥大飲食至一大桶晏元獻清瘦如削筋巻半餅食之元獻慕客王琪骨立張亢肥大琪謂亢牛亢謂琪猴琪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　黄氏日抄

元祐中黄山谷與趙挺之俱在館閣山谷以其鄙人意常輕之每庖吏來問食次趙必曰來日吃蒸餅一日聚飯行令山谷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合成一字趙沉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山谷應聲曰來力勑正整恊趙之音合坐大笑趙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

載以贈之山谷曰想是䕸葍與瓜虀爾趙衛之切骨其後擲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言行錄

宋紹興中游操與潘良能沈介洪景伯俱為秘書省正字同日赴館職少監秦熺於食次出對曰潘游洪沈泛瀛洲時未有對後有以絳繹繪維綰綸緈為對蓋取熙寧中韓絳陳繹韓維楊繪相先後除學士也

白積宋真宗朝為饒州判官丁晋公為倅積以片紙書至丁假緡五鏹晋公曰榜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資物耶懼吾撓之耳就於簡尾書還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池淺關子太乖五百青蚨兩家缺亦紅崖打白紅崖

陳季常妻柳氏甚悍而莫能制蘇東坡作詩戲曰誰似龍丘

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

茫然此用佛經牟尼佛生兜率天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

聲坡取此

唐羅隱與顧雲同謁淮南高駢雲為人素雅重而性傲高公留雲而遠隱至武陵餞雲于亭時盛暑青蠅入座高命扇驅之因謂隱曰青蠅被扇扇離席隱見書白澤圖釘在門上即應聲曰白澤遭釘釘在門乃譏雲也

方主好談詩宋公庠知揚州主來謁乃宴於平山堂主誦詩不已坐客厭之已而宋公見野牛就木挨癢因謂坐客胡恢曰野牛恃力狂挨木恢對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主愧其意以為譏已飲散欲撻脊擊恢恢叛救乃免詩話

黄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且見床下以瓶罌畜生魚問之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曰虎子養溪魚也

后山詩話

呂公某歸老于洛常游龍門遊閣者執筆請書官稱公題以詩云思山乘興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門吏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池來　同上

以論語法言戲有官君子嘗見有官君子皆以舉削為愿晦庵先生以法言章句戲之曰執援上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咸無焉為選人其人大笑又見浙中官員子弟詢趙守問及晦翁學術政事孰優守乃舉論語箝章答之曰

學而第一爲政第二可謂善品題矣二者之言雖曰戲謔亦可助笑談也　螢雪叢說

劉子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子張學干祿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番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詩有詩病俗呂當避之此亦偶自諧合無若輕薄子何非筆力過也　貢父詩話

僧惠崇能詩有句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然是唐人舊句而崇之弟子以爲詩吟嘲其師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似師兄杜工部有峽束滄江起岩排石樹圓蘇子美遂用峽束滄江岩排石樹作七字句子殘嘗竊詩者大抵諷古人詩多則

往之為已得也　同上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卿能道我為卿飲靖舉曰夜筵設邏侈盛也臣拜洗受賜也兩朝厥賀通好情斡勒厚重微臣雅魯拜舞祝若統福佑聖壽鐵擺嵩高但可忒無極主大笑遂為釂觴漢史有盤木白狼詩譯出夷語殆不若靖直用胡語也劉沆亦使虜使迓陘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澠繫行人而不住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虜有禮不使纖微忤之二公俱謫官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錢裁詩句斑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效陸郎無師直小名錢木奴至十歲讀此方悟之

宋太祖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為句云郭鄭〻東〻野絳馬張〻夏〻侯璡熙寧初有云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張君陳〻君章如以西門豹對東方虬也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穆王八駿馬有山子馬之名久之人對曰錢衛水盜水衛錢錢某為水衛令人謝曰止欲作對實非盜也周上

王介字平甫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為心風與王荊公舊交熙寧中自省判出守湖州荊公作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是多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喻其意遂和十首盛氣而誦與荊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

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荊公笑曰閻羅見缺速請赴任　東軒筆錄

王介素與荊公不相能荊公嘗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聯云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介鄙之書其末云金陵村裏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荊公見之亦不屑意乃續之云江清日煖蘆花起恰似春風柳絮飛末語又譏介之輕狂也

饒次守與徐師川胡少汲謝夷季林子仁潘邠老吳君裕楊信祖吳迪吉會飲于賦歸堂可謂一時之盛潘邠老賦詩云胡子雲中白鶴林生初發芙蓉吳十九成雅奏饒三百鍊奇鋒南州復見高士東山行起謝公吳生可斥南郡老

夫寧附石崇冠蓋城南高會山陰未掃清風客散日銜西
壁主人不道樽空徐師川云不工述　一字為五言至老
夫附石崇坐客大笑
頭責文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溫顒頴川荀寓范陽張華
士卿劉許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蹇吃無宮商
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
膠飴或頭如巾齏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
鳳名登天府張敏集載此文曰余友秦生者雖有姊夫之
尊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六人者數年之中繼踵登朝無
伐木嚶鳴之聲遠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
頭責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焉雖以諧謔實有興也

章子厚初生時父母欲不育浸於水盆後復育之長工詩文
為時所重出守湖州嘗以詩寄東坡〻用其韻和二首云
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功名誰使連三捷身
世何緣得兩忘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只應
未報君恩重清夢時〻到玉堂又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
極貴又長生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蛇綠骨輕霅水未
渾纓可濯弁峯初見眼應明兩卮春酒真堪羨獨占人間
分外榮此二詩甚佳前詩言其出渺茫而終貴顯後詩言
其好爐火而餌茯苓皆善謔也子厚得詩不悅數日
蘇東坡九日在舟中望見吳山有美堂上魯少卿携妓而飲
即戲作二絕句遣人送之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

擁紫絲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又云西閣珠簾捲落暉水沉煙斷佩聲微遥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此通德姓樊趙飛燕女史也後為伶玄妾膂公事已完不回朝有美妾披故以詩謔之

种放未遇時見陳希夷作樵夫拜於庭下希夷曰君豈樵夫者耶二十年後當為顯官放曰某為道義而来官禄非所願也希夷曰君骨相當爾後張齊賢言放隱居求志孝友之行可厲薄俗宋真宗召為左司諫携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後辤歸山嵩時錢希白與楊大年二公飲酒作閙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錢希白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人傳以為笑祥符

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嘗以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張正醉飲樊樓紫微大窘忙不忙也

遯齋閑覽云張子野郎中以詞名重一時宋子京尚書奇其才先往見之至其家遣侍者謂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即於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遂出置酒盡歡蓋二人所舉皆其警策也又云子野初謁見歐公々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恨相見之晚也

宋朝陶穀使江南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爲驛卒之女擁帚掃地陶因與狎贈之以詞名風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秖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

膠續斷絃是何年既而李主宴陶穀令弱蘭歌此詞陶大沮即日北歸

鄭光業舉進士初在客邸夜有一同舉人突入笑語曰必先必先可相容否鄭為輟半席輔地又曰枉取一杓水更煎一椀茶鄭欣然取水煎茶後日鄭狀元及第其人作啓謝之有曰既取杓水更煎椀茶當時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為後進窮相骨頭至今傳以為笑

韓浦府末人與弟洎俱有詞學洎常輕浦曰吾兄為文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而已吾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後浦官于蜀聞之因人寄蜀牋仍題詩贈洎曰十樣蠻牋出益州新來寄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脩五鳳樓洎

為之大慙

陶穀學士久在詞禁宋太祖一日謂近臣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舊本換詞語此俗謂之依樣畫葫蘆耳後陶穀因作詩書于玉堂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見之薄其怨望遂致不用

夔峽道中昔有杜少陵題詩一首以天字為韻投之深間自唐至今無敢和其詩者有一監司過而見之輒和其韻大書其側而去後有人嘲之云想君吟詠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無不笑之 竹坡詩話

熙寧初外學置長師職簡地親多在幕席徐有學長喜辞語

同學苦之詠蠅詩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汙凝盤無日不追隨　石山詩話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笑

后山詩話

鄭公在朝数為御史糾劾疑時宰諷旨戲作青雀詩云青雀孤飛毛羽卑卑栖豈敢擬鵷鴻明珠自有千金價莫與他人作弹丸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謔雖公卿不避與王荊公素厚荊公後當國亦及謔之雖每為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豊末為京東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

咸謂嘗以時相姓名為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有淳于髡墓在境內貢父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輩有餘知滑稽全姓名師儒重稷下冠盖盡南荆贊滑不為辱於墳知客卿又有續謝師厚善謔驛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備武公盖記前事且以自解云　石林詩話

常待制秩居汝陰與王深父皆有盛名屢召不至雖歐陽文忠公亦推重之其詩所謂笑殺潁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鷄者是也熙寧初荆公當國力致之遂起判國子監太常禮院聲華稍減於前嘗一日大雪趍朝與百官待門於仗舍扶寒甚不可忍喟然若有所恨乃舉文忠詩以自戲云凍殺潁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鷄　同上

菊坡叢話卷之十九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

身體類

盧玉川有示添丁詩云春風苦不仁呼逐馬蹄行人家瘴氣却憐我入我憔悴骨中爲生涯數日不食強起行何忍索我抱看滿樹花不知四體正困憊泥人啼哭聲呀呀忽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父憐母惜摑不得却生癡笑令人嗟宿舂連曉不成米日高始進一椀茶氣力龍鍾頭欲白憑仗添丁莫惱翁後村詩話云唐人多傳盧仝因留王涯第中遂預甘露之禍仝老無髮奄人於腦後加釘焉人以爲添丁之讖或言好事者爲之仝處士於人無怨何爲有此語然平時切齒元和逆黨月蝕一詩膾炙人口

意若擗蒼以此害之　詩林

歐陽文忠公詩始矯西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暢語意所到處雖語句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失於快直傾囷倒廩無復餘地然公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云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為誰留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嘆息澗花岩草自春秋玉顏肉食自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佳勝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此乃為至到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鬢髮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犯而不為奇節危行雅容持守不以有所

不爲〻賢而以得其所爲〻字歐陽文忠公出其門下謝
事皆宋歐公適來爲守相與歡遊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倡
酬時年八十歐公嘗和公詩云俊德清名世絕倫坐令風
俗可還淳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四海儀刑
瞻舊德一樽談笑作閑人餘齋幸得親西帶東向時容問
治民公得詩大喜常自諷詠當時人謂不惟曲盡公意雖
其形貌亦在模寫中也

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以詩言懷
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
不負明君有朴忠早避喧嘩真得策未逢危辱早收功太
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閒閒鶴髮翁以處大節世固不容復

識定詩雖以不合論而去而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避嫌畏辱爲言況其下者乎

賀方回作青玉案詞有梅子黄時雨之句士大夫稱其工謂爲賀梅子郭功父有示耿天隲詩一首王荊公爲書其尾云廟前古木藏訓狐豪氣英風亦何有後方回覽僚姑孰與功父遊甚懽方回豪爽功父指其髻曰此眞賀梅子也方回乃捋其鬚曰君可謂郭訓狐矣以其白髯而胡故有是語

樞密張公穉仲喜談兵論邊事面目嚴冷而作詩有風味波王宮侍兒綰髮爲兄公賦二詩云六尺輕羅染麴塵金蓮穩步襯湘裙從今不入淋王夢辦盡巫山一朵雲孫可喜

也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者多得美官頗自矜而有驕色或有畫靈素之像戲題其上云當日先生在市塵世人那識是神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鷄犬相隨也上天 並竹坡詩話

世傳杜子美詩可以愈瘧昔有病瘧者子美曰吾詩可療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故也子美曰更誦吾詩云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胡苕溪云此未必然蓋杜詩辭意典雅讀者脫然如沉疴之去體也好事者乃為此論借使瘧誠有鬼而知詩是賢鬼也豈復屑屑求食於嘔吐之閒哉

覩子美有詩云三年猶瘧疾一鬼不消亡隔日搜脂髓增
寒抱雪霜杜陵是疾正自不免耳
說愁意予絶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
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遠游適窮秋暮投孤村古寺
中夜不能寐起坐候側而聞簷外雨聲其為一時襟抱不
可知而於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韓退之詩云心訝愁來惟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王臨川云
髮為感傷無翠葆眼從瞻望有玄花又久欲江湖文材妙
自歎虞翻骨相屯又云久諳郭璞言多驗若比顏含意更
踈韓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永叔今日始知
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柳十年顛頓到秦京誰料今為

嶺外行王十年江海別常輕豈料今隨寡婦行柳直以慵疎招物議休將文字趁時名王直以文章顯潤色未應滿月負登臨欲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蓋工於前也　玉屑

嬉笑之怒甚於裂眥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微之在江陵聞白樂天降江州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窗樂天以為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　隨筆

長恨歌上陽人歌連昌宮詞道開元間宮禁事為最深然微之有行宮絕句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　隨筆

寇忠愍公詩思悽惋蓋富於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〻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杳〻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疑若優柔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　漁隱

狄青為樞密使時范鎮為諫官人有相語童謡云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総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以青汾河人必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為漢人此歌為是人作也為不疑矣欲范言之范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事上安忍為適以啓君臣疑心耳　東齋記事

張忠獻公浚爲王十朋作不欺室銘曰泛觀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臾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每訓子及門人曰學以禮爲本禮以敬爲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又嘗作詩曰群兇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解使中原無左衽斯文千古未塵埃朱文公跋曰學大義以清中原此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嘆哉言行錄

上蔡云呂晉伯好學初理會個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字只管着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人門說禪一般晉伯兄弟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談

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到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愷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程子曰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言行錄
辛幼安號稼軒宋寧宗朝謝節鉞衰身勇退以家事付兒曹作西江月云萬事雲烟忽過一身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〻醉宜遊宜睡早起催科了辦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
東坡別集詩評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此老杜句也讀書頭欲白相對眼終青身留萬事已頭白相對百年終眼

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眼為君明故人相見尚青眼新貴即今多黑頭江山千里髮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白頭逢國士青眼酒樽開此拔谷所為也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輕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峩峩之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疎星便有神仙風度

彥父仲山先大夫同祖弟也讀書猜苦作詩有源流昔嘗上書晚以特奏名得一官張和問和御製宮詞三百首以進今錄一絕於此樂指可以知鼎味也其詞曰輕寒澹澹透輕羅玉箭銅壺漏水多當

是衣明供御服夢田頒問夜如何時道君皇帝在睿思殿宣進甚急急謂得差官翌日畢章論列作詩害經旨遂報罷謫南劒州順昌縣尉後卒于揚州　許彥周詩話

柳子厚與浩初上人看山詩云海畔尖山似劒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議者謂子厚南遷不得爲無罪蓋衣死而身已在刀山矣　竹坡詩話

宋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至御史蘇長公譏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教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　后山詩話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不就其表云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

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后山詩話

冠笄年三十餘求大衆欲大用尚難其少輩知之遽服地黃兼餌鈞藤服以反之未幾髭髮皓白　玉君玉　周老　談苑

熙寧四年呂誨表乞致仕有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徒憚跖盭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於戲敢可之論可謂至矣　道山清話

古人歌行之作有四解五解六解之體如善哉行古辭云來

日大難口燥脣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 一解 經歷名山芝
草翻翻仙人王喬奉藥一丸 二解 自惜袖短兩手知寒慚
無靈輒以報趙宣 三解 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
飢不及餐 四解 歡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歌
五解 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 六解 其後
魏武帝作秋胡行有四解魏武帝豔歌何嘗行五解皆本
之古辭云 古樂府

東坡在儋耳題司命宮道士息軒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似
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黄金幾時成白髮日夜出
開眼三千秋速於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
登此軒目送過海席家山歸未成題詩寄屋壁東坡後云

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

冷齋夜話

陳摶對御歌云臣愛睡臣愛睡不卧氈不蓋被片石枕頭蓑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閑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閑氣爭如臣向青山頂頭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放肚皮且一覺睡管甚玉兎東生紅輪西墜說郛云陳摶隱武當山後居華州雲臺觀多閉户獨卧或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扃户試之月餘始開摶熟寐如故

東坡云吾昔在錢塘一日晝寢寶山僧舍題一絶于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余誚之也然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洪之流豈此等之輩哉

詩林

東坡書焦山綸長老壁上詩云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我来輒問法〻師了無語乃至無語言不知所荅故君看頭與足本自安冠屨譬如長鬣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来被上下一夜着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盡鑷去此言雖鄙淺故自有深趣持此問法師法師一笑許趙彥材云此篇譬喻乃指空用小說一段事裁以為詩

而意最尚妙境陽室中語云予嘗作詩長於譬喻如子瞻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事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守歲詩云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脩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況欲係其尾雖勤知奈何壹水官詩云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龍眼詩云龍眼與荔技異出同祖父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否皆累數句也如一聯則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閑如啖蔗如一句則霊奧波婆如欽甲之類不可勝紀

詩林

王梅溪集云婁師德敎弟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予嘗詠史作師德

詩云忤意由來勿校讎誰能唾面自令乾直須摯摯過乎心

後方服婁公度量寬乎性褊急嘗欲書婁公傳于座右效

古人佩韋之戒偶閱書遂錄其事昆弟朋友間有坐乎失

者宜書紳焉則事雖大於唾面心自然清涼矣 本集

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

所歌者盖哨遍也饁婦年七十云内翰昔日富貴一場春

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媪為春夢婆坡一日被酒獨行遍至

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流可奈何朱顏減盡鬢絲

多投梭每困東隣女換扇惟逢春夢婆是日復見符秀

才言此春夢婆之實也

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以詩云十載扶行倚短

節一鐵相値有奇功出門放步人爭看不是前來勳鑿

張九齡南還湘水言懷詩云拙宦今何有勞歌念不成十年乖夙志一別悔前行歸去田園老儻來軒冕輕江間稻正熟林裏桂初榮魚意思在藻鹿心懷食苹時哉苟不達取樂遂吾情張曲江詩有蕭散滋味但其詩世不多見故為錄之

病中感懷李後主詩云憔悴年來甚蕭條益自傷風威侵病骨雨氣咽愁腸夜鼎唯煎藥朝髭半染霜前緣竟何似誰與問空王李後主號能詩詞偶承先業遂有江南不能禦帝數十州之主也集中多有病詩如云病態如衰颯厭々又五年者此詩真所謂衰颯憔悴豈大風橫汾之比乎哉

云此求即位非也七言有云我顏一病難痊復饒殺君臨
頗自聾又云吟笑秦皇經遠畧靜怜姬淌苦時巡盡君臨
之時也

耳聾杜工部詩云生年鶡冠子嘆世鹿皮翁眼復幾時暗耳
從前月聾猿鳴秋淚缺雀噪晩愁空黃落驚山樹呼兒問
朔風此詩足見游戲翰墨後四句俱謂耳全無聞猿鳴雀
噪既不聞矣而朔風吹落木葉亦不之聞至呼兒以問之
予謂果真聾矣兒所答又何聞乎史記謂讒議者炭為啞
然請趙襄子之衣三斬之衣嘗啞也

眼病二首白樂天詩云散乱空中千片雪蒙籠物上一重紗
縱逢晴景如看霧不是春天亦見花僧說客塵來眼界醫

言風眩在肝家兩頭治療何曾差藥力微茫佛力賒又眼
藏損傷來已久病根牢固去應難醫師盡勸先停酒道侶
多教早罷官案上謾鋪龍樹論合中虛撚決明丸人間方
藥應無益爭得金篦試刮看方云白樂天詩不可以療簡齋
目疾詩律々之然此亦善形容不取其落而取其味
眼疾陳簡齋詩云天公嗔我眼常白故著昏花阿堵中不經
參軍騎瞎馬但妨中散送飛鴻著離令惡誰能對瀆讀方
奇定有功九惱從來是佛種會知那律證圓通此詩八句
而用七事謂詩不在用事者殆胷中無書耳盲人騎瞎
夜半臨深池此殷仲堪參軍所作危語仲堪眇一目適[illegible]
之只是門外著離未見眼中安障此方于今以嘲李主[illegible]

范甯武子患目痛求方於張湛湛戲謂此方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早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白眼阿堵送飛鴻三事非僻那律事出捃摭經無目可以證道其要妙在用虛字以斡實事不可不細味也

耳鳴范石湖詩云東極空歌下始青西方寶網奏敵莛不須路入兜元國自有音聞空發城牛蟻誰知床下鬪雞蜺任向夢中鳴如今却笑難陀種無耳何勞強聽聲此二首選一前篇有云夢中敲響生千偈覓後鐘聲失百非又云寄語爵陰吞賊道玉床安穩坐朱衣皆奇傳已甚謂能詩者不必讀書不在用事可乎

齒脫曾茶山次韻王元勃詩云齒危但以粥充虛牽負公家

夏屋渠元注夏屋大具渠勤也其意勤〻然也政恐麯生真作祟可憐髯雋

頰成疎元注灸轂子謂羊為髯鬚主簿動搖不減韓吏部疏踏非勤焦校

書落勢今年殊未已抵懷從此併無餘此當與陳簡齋目

疾范石湖耳鳴參綜以觀格律相似善用事亦相似但貯

胷無奇書落筆無活法則不能耳誰謂江西詩可輕視乎

病肺對雪張文潛詩云擁爐睛雪照高堂卧病悠〻感歲觴

肺疾僅同罽令渴齒傷不為幼輿狂交飛翠斝知誰醉綱

嗅烏巾認舊香唯有煑茶心未厭故知淡薄味能長此詩

三四絕佳不為幼輿狂充新異但觴斝二字重犯

髮脫劉後村詩云髮脫紛〻不待悲天將醜性变妍蚩論悉

城旦舂非慈度作沙彌亦自佳稚子笑翁簪稻葉侍人譏
老圃葵花霜寒兀腰泥九脧斷帽鳥巾着意遮方虛谷云
觀白樂天陳簡齋之目張文潛肯大山之涵范石湖之耳
加以後村髮禿詩可發一笑然後村詩不及諸公
包佶領下卧疾寄劉長卿詩云雖有貧難病能令親愛疏歲
時供放逐身世付空虛脛弱羸瘵頭風曉廢梳波瀾喧眾
口蔡麈靜吾廬喪馬思開卦占鵶懶發書十年江海客離
恨子知予方云佶又有風痺寄懷詩甚哀首云病夫將老
矣無可荅君恩衾枕同羇客圖書委外孫中云無醫能却
老有変是游魂閉喪馬游魂事必頗精於易劉長卿荅詩
云落日棲鵶鳥行人遲鯽魚稱作包諫議未審何事取嶺

下

王元之病起思歸二首其一云年來多病轉思山終日呻吟簿書間叔夜養生休若論陶潛雖死只憑閑又移郡印三年調才賴君恩兩鬢斑安得使歸田里去松篁泉石掩柴關其二云四十為郎非不偶況曾題名直瀛洲明時遇主誰甘退白髮侵人自合休夢得蹉跎因出郡薛能詩竹趾監州春來病起思歸甚未敢飛章逆冕旒○劉夢得貶謫為郎四十年薛許昌詩云監州是戢儒此元之謫商州團練副使時詩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一

臨川單宇編集

服飾類

白樂天有新製綾襖詩曰水波紋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復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卒章云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有善推其所為之心矣又新製布裘之詩曰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為裘有餘溫誰知歲冬月支體煖於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此詩正與老杜歌云安得廣

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意同　

杜子美北征詩云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可謂窮矣及賦韋偃畫古松詩則云我有一疋好東絹愛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零亂請君放筆為直幹則子美乃有餘絹作畫何也周少隱戲作一詩云百尺寒松老幹枯常郎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溪絹留取天吳紫鳳圖且曰使少陵尚無恙當為我一捧腹也　竹坡詩話

佛印禪師名了元饒州人蘇東坡與之游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數月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

備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係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曰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未即答師急呼侍者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公次其韻答之其一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其二云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蓋裴休嘗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不為俗情所得可以說法於人又法雲者八九歲時兄戍安西能持信朝往夕返萬餘里故號萬回武后賜以錦袍玉帶

詩林

韓文公送澄觀詩我欲收斂加冠巾其於送盧師詩亦嘗云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人其人之心在々不放獨惜其論大顛語少斟酌耳此四明黃震之論

歐公歸田錄云馮道和凝同在中書和問馮新靴價馮舉左足曰九百和詬小吏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　黃氏日抄

王荆公農具詩穮蔉云勿妬市門人綺紈被奴僮嘗慚邊城卒擐甲但春冬就農人言之善用其心者也　同前

呂公著為人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年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

節士躰梁穀似怕腹中書之于屏風　言行錄

黃魯直尉葉縣日作新寨詩有俗學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覺折腰難之句傳至都下半山老人見之擊節稱歎以為黃才非奔走俗吏遂除北京教即為文潞公所知熙寧中為宫教五開府者酒餘脫淺色黃羅襖衣之先生醉中作詩曰疊送香羅淺色衣著來春氣入書幃到家慈母驚相問為說王孫脫贈時　言行錄

邵康節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堂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

也能康濟自家身大寒暑則不出始為隱者之服烏帽縚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温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紳帶入獨樂園則衣之謂先生可衣此先生曰某為今人當為今人之衣温公嘆其言合理　言行錄

容齋三筆云唐李義山有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為己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誚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絶相似老杜陪李梓州泛江艷曲二首其一云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艷陽天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

然則唐人好以歌扇舞衣為對也
宋之問奉和聖制春日剪綵花應制詩云金閣裝仙杏瓊
筵弄綺梅人間都未識天上忽先開蝶繞香絲住蜂憐粉
豔回今年春色早應為剪刀催方云佳詩至宋之問一変
而精密無隙矣此詩流麗與李太白應制無以異也
晉白紵舞歌曰輕軀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鵠翔宛若龍
轉乍低昂凝停善睞容儀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隨世而変
誠無方舞以盡神安可忘晉世方昌樂未央質如輕雲色
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
塵穢服在御會嘉賓醪醴盈樽美且淳清歌徐舞降祇神
四坐歡樂胡可陳此古辭凡三篇然其中有巾袍之言紵

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紵疑白緒即白紵也後梁武帝沈約遂有四時白紵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其初人歌以謗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行民歌以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律詩至元人音調清響始貫酸齋蘆花被詩曰採得蘆花不浣塵翠簑聊復藉為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消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為鴛鴦妬欸乃聲中別有春又薩都剌手帕詩曰一幅生綃對角裁出懷風送粉香來秋千架上扶纖索玳瑁筵前擁玉臺

拂鳳箏籠筍指爪四窠挑槐桃腮斑〻多少傷春淚被旅

長防何母猜二詩皆詠物躰也

蘇東坡謫海南地多椰子漿如酒味殼可為冠作椰子冠詩

云天教日飲欲全絲美酒生林不待儀自漉疎巾邀醉客

更將空殼付冠師規摹簡古人爭看簪導輕安發不知更

着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前漢高紀注云薛有作

冠師也

丁謂参知政事宋真宗問唐酒價幾何謂對以每升三十上

曰何以知之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

銅錢上喜其對又蔡嶷廷試第一徽宗問唐京官五品方

賜緋佩魚借緋即不佩國朝因循其制嶷對曰在唐借緋

亦佩因舉白居易詩爲證曰覩明相讓問何如服色恩光盡反初投老喜抛黄草峽眼明驚拆紫泥書便將朱紱還麟閣却着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繞床啼哭恐銀魚上尤喜其對之捷二事相類但佩魚尤切於典故信大臣占對不可無學也余因看李太白詩有金樽美酒斗十千之句以為李杜同時何故詩言酒價頓異客有戲劇者曰太白乃謂美酒耳恐老杜不擇飲而醉乃村店所壓茅柴耳坐客大笑然亦近理也

禮部員外郎裴説有寄邊衣詩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筯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烟半夜成黄葉重重白綫明如雪獨下閒堦轉淒切祗知抱杵擣秋砧不覺高樓已

無月時聞塞鴈聲相喚紗窓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形儀執牙尺回身剪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〻舉袖勻殘淚紅牋謾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懃託邊使裴之詩句甚嚴麗零陵總記誤他詩尤訝訛也　后山詩話

世人不思積善惡殃慶各以類至惟托緇黃誦經持呪或謂保護或謂攘災或謂薦亡如此則有資財者皆可免禍矣昔寒山見人家懸幡因作頌曰半作幡身半作脚掛在空中驚鳥雀行住坐卧思量着只好把與窮漢做襖着達哉斯言　李之彦東谷所見

古今人用事有趁筆快意而誤用者雖名輩有所不免如蘇

子瞻云石建方欣洗腧廁姜龐不解嘆蟣虱漢書石建
每取親中帬廁腧身自浣洗腧廁本作廁腧蓋近身小衎
衫中衣也二字義不應可顛倒用魯直啜羹不如放麑樂
羊終愧巴西本是西巴見韓非子蓋貪於得韻不暇省耳

石林詩話

東坡有贈子真秀才詩云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閑挂百錢
遊五車書已留兒讀二頃田應為鶴謀水底笙歌蛙兩部
山中奴隸橘千頭幅巾我欲相隨去海上何人識故侯家
齋詩林云東坡五車書已留兒讀二頃田應為鶴謀此前
輩所謂折句法也歐陽公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
溪橋廻賛元雪詩云想行客過梅橋滑免老農愁麥隴乾

黃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絶交書胡苕溪云鸚鵡杯且酌清濁麒麟閣頻盡丹青皆效此格也

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玉枕凉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人皆以為知言

後山詩話云白樂天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黃山谷謂不如杜子美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

王禹玉詩世號至寶丹以其多使珎寶如黃金必以白玉為對或有人云詩能窮人且試強作些富貴語看以伺其人

數日捿索得一聯云肥挺化為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瑠璃

聞者為之絕倒 王直方詩話

司馬溫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因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邵康節遊嘗曰光陝人與先生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乃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因留二絕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 又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着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 康節和其韻云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

呼獨君都不將為事始信人間有丈夫又風背河聲近亦
微斜陽淡泊隔雲衣一双白鷺在烟外將下沙頭却背飛

邵氏聞見録

東坡在儋耳聞黎子雲城南載酒堂頗佳一日訪之午後同
遇雨從農家借笠着屐而歸路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群
吠以為異人竹坡周少隱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應
是牧羊奴為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道逝與公
歸物外清風為我襲衣孫遺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戴
笠圖

東坡又有謝人惠雲巾方舄詩二首其一燕尾稱呼理未便
剪裁雲葉却天然無心只是青山物覆頂宜歸紫府仙轄

覺周家新樣俗 自注云頭巾迺後周武帝陶令舊名傳舊
門佳士勸相贈黒霧玄霜合比肩 用皮襲羨贈天隨子紗
巾詩云捲敘卑疑栽黒霧斑明滑似糝玄霜其一 胡挑紐
勸格籠踈古雅無如此樣殊妙手不勞盤作鳳 晉永嘉中
有鳳頭鞋輕身只欲化為鳧翔風飾俊堪羞舄逐窄裝鞋
可笑殊揪學界家名解脫武帝作鮮脫屐便如禪坐作跏
趺
王十朋寓臨安偶值下寒請生有陳劉客濟以衣重生酒之
以衾因作二詩以贈其贈陳元佐劉士宗詩云肌体生鱗
踏蝸毛衣年怯冷欲兒號無人來綻韓公襖有友能施范
叔袍入手乍驚偶衲闊被身尤喜襪襟高普生忍凍誰相

頷共與輕裘頼我賓又贈謝臺禪侃詩云凛冽霜風夜瀟
人誰能煖我曲勾身渙歎三幅范衾陋縣羨一宵姜被新
體粟不愁生旅舍身留想見滅比隣憂回却念君兄弟苦
埧無眠看紫親

謝疊山枋得被難北行劉洞斎華父送以寒衣辭而不受曰
離羅納阱何損獬觧反君尋雖忍為狗彘凡勸吾入燕吐
胷中不平而後死者皆非忠於謀人者也兩八男兒死爾
不可為不義丞豈敢曰將以有為乎平生學問到此時要
見分明辱惠寒衣義不當受大願果聰明識道理胷中無
滯碍何必受昌恭先生衣服為別耶小詩寫心謾發一笑
詩云平生愛讀龔勝傳進退存亡斷得明范叔綈袍雖見

意大顛衣服莫留行此時要看英雄樣好漢應無兒女情
只願諸賢扶世教餓夭含笑死猶生
潘廷堅作擣衣曲云擣衣擣衣復擣衣擣到更深月落時臂
弱不勝砧杵重心忙惟恐搗声遲妾身不是商人妻商人
射利東復西妾身不是蕩子婦寂寞空房為誰守妾夫為
國戍邊頭黃金鎖甲跨紫騮從渠一去三十秋死當廟食
生封侯如此別離猶不悪年〻為君搗衣與君着謝疊山
云志趣高遠異於衆作
楊朴作莎衣詩云軟緑柔藍着勝衣倚船冷釣正相宜蒹葭
影裏和烟卧菡萏香中帶兩披狂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
舍晚晴時直饒紫綬金章貴未肯輕〻博換伊瀛奎詩話

云朴字契玄鄭州人太宗真宗皆以布衣召辟官而歸此詩天下傳誦對御所賦也蘇養直詞云釣魚船上謝二郎雙鬢已蒼〻莎衣未必清貴不肯換金章用朴語也

袁說友因肅客借重金紫綬作詩曰平生青紫濫紆身更冒金章肅使賓何以假為誠豈敢焉知非有笑無因狹狙自晃著華服鵷鷺姑容接後塵回首紛〻天下事有時宜假不宜真袁建安人隆興癸未進士任至樞密大資自號京塘居士此時借官接伴金使詼諧有味

徐陵玉臺新詠序云南都石黛最發蛾眉北地燕支偏開兩臉崔正熊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人用以染色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為婦人色而俗乃用烟脂或臙脂不知其

何義也杜少陵詩云林花着雨臙脂濕亦用此二字而白樂天三千宮女燕支面却用此二字殊不可曉竹坡詩話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一